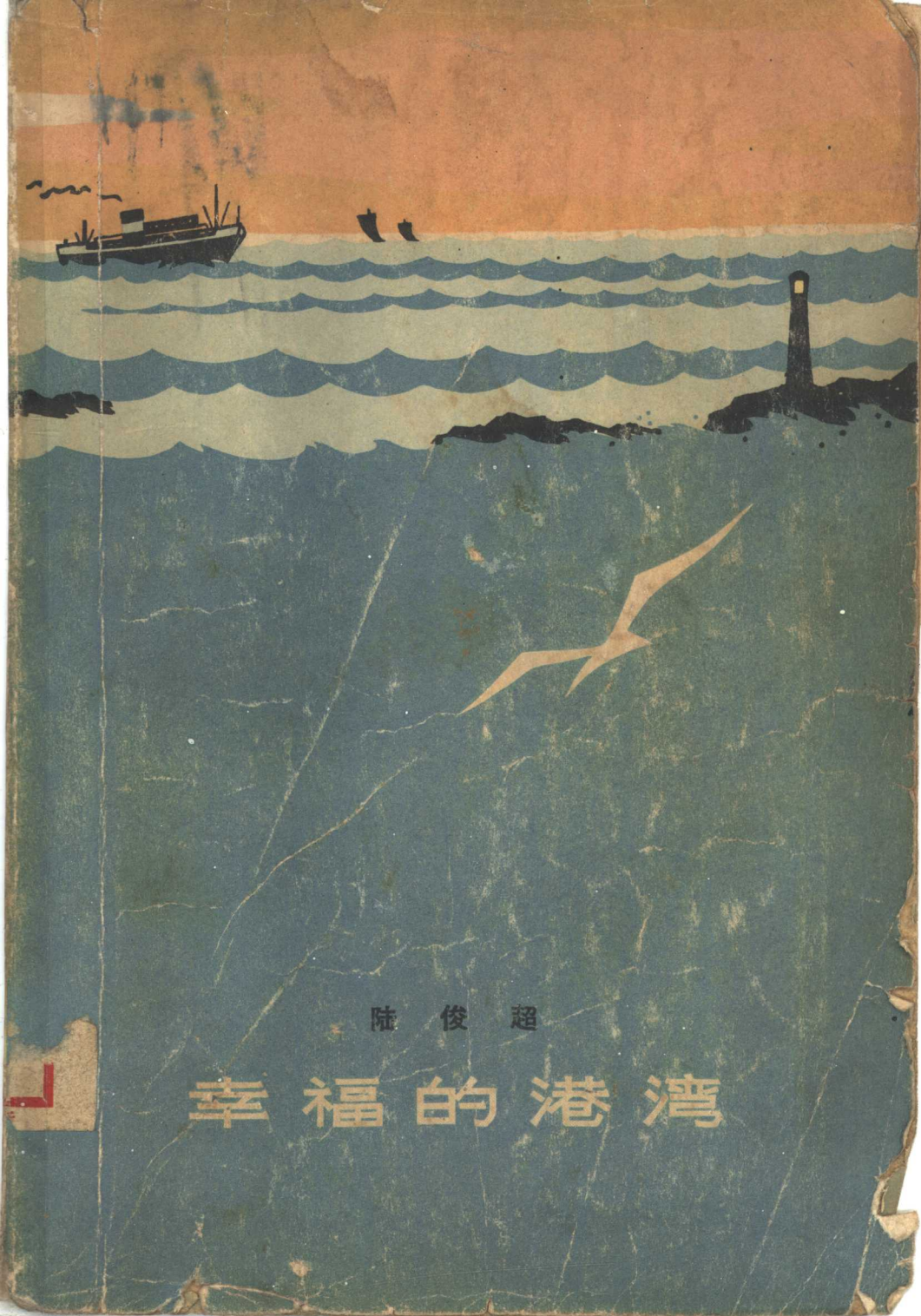




陆 俊 超

幸 福 的 港 湾

幸福的港湾

陆俊超



章西厓 装帧

幸 福 的 港 灣

著 作 者 陆 俊 超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9 5/16 插页：平 3 精 5 字数：192,000

1964 年 3 月第 1 版 196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 1-88,000 册 精 1-3,000 册

累计印数：9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2265

平装定价：(八) 0.96 元

精装定价：(八) 1.55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海員生活的中篇小說。作品通过一艘小海輪“勤儉”号到一个荒僻的海灣去开辟新港的故事，描繪了年輕一代的海員为祖国的航海事业艰苦奋斗的光輝面貌。他們經受着凶风恶浪甚至强大的台风袭击，遭遇了触礁、沉船甚至牺牲了最敬爱的同志等一系列的严峻考驗，英勇頑強地完成了党所交給的任务，建成了石球灣新港。

作品圍繞着老一輩的革命干部无比关怀地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深刻的主题思想，揭示了年輕一代在同大自然和生活的風暴作斗争中，在党的教导和革命前輩的培育下，怎样地鍛炼成长的战斗道路；真实而感人地塑造了新老两代工人光彰照人的英雄形象。

献給

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青年建設者

十月，这个诱人的月份降临了。十月的夜是透明的夜。淡蓝的夜空，深邃无边。人们望着十月的夜空，在一瞥之间便长上了幻想的翅膀。

沉醉在十月之夜的叶华山，正如人们所说的，恰好处在最富于理想的刚满二十的妙龄。今晚是节日之夜，侨务机构专为归国华侨、华侨学生们欢聚一堂而召开的联欢会，在市内的一个闻名的俱乐部里正式开始了。然而，被美好的理想冲昏了头脑的叶华山，突然觉得在这个大厅里竟容纳不下他的欢乐，象一只轻捷的燕子般穿过人群，急促地朝大门口奔去。他走上宽阔的马路，望着五色缤纷的焰火，白天游行队伍的锣鼓声突然在他的耳中迴荡起来了，那些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又在他眼中闪现了，那群胜利者的面容又在向他招引了。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和引起他最大兴趣的是海员的行列。因为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参加到这个行列中去分享一份海员的荣誉了。他的身子在飘荡，他的思想象闪电般在飞驰，他甚至气恼为什么还没有发明这样一种工具，能够把这个消息在一

夜之間傳遍他的親友。

十月的夜，到處是歌聲笑語，到處是歡樂的喧嘩聲。葉華山想着即將實現的理想，情不自禁地吹起了異國情調的口哨，象一朵輕飄的白雲那樣，在馬路上歡蕩起來。

其實，關於葉華山的理想，那些華僑學生知道得一清二楚。高二一連念了兩年，升大學的理想破滅了。他提出了新的志願：做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師。可是見習期未滿就離開了。因為他突然發現，這些矮小的課室容納不下他那對巨大的理想的翅膀。於是他產生了第二個理想：當一名光榮的產業工人。在車床旁邊站了三月之後，他天天望着那把嘶嘶發響的車刀，望着車削時冒出來的那股青煙，雖然車間的屋頂比課室要高大得多，可是他逐漸感到，他那對特別巨大的理想的翅膀，也無法在這裡翱翔。這樣，他就產生了第三個理想：當一個勇敢的海員！每一個新的理想，都促使他理直氣壯地跨進僑務處的大門，他的理由總是這樣充分；他的熱情，永遠是那麼熾烈；我是為了獻身給祖國才回來的。這是最後一次了，幫助我實現新的理想吧！我要爭取做個祖國的航海家！

理想，美妙的理想，為葉華山帶來了多少次苦惱和歡樂呵！今晚，葉華山仿佛長上了歡樂的翅膀，不知疲倦地在馬路上逛蕩。一直逛到大街小巷沒有一個人影時才回到宿舍。然而他那激動的心情依然沒有平靜。躺在床上，想着明天，想着即將把理想變成現實的明天，他激奮得無法合眼。這時，一顆星星忽隱忽現地移到了他的窗前。在葉華山的眼中，它仿佛朝他投來了羨慕的目光……

一觉醒来，天未大亮，叶华山便准备赶上船去报到了。他仔细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然后一手掂起旅行袋，另一只手抱起那只心爱的吉他，照派令上指定的码头走去。在公共汽车上，在人行道上，他那一手掂袋，一手抱琴的姿态，引来了不少人的注目。而叶华山却误解为对他走上新生活的羡慕和祝福。当然，他都感激地领受了。

走入码头区，绕过一排排高大的仓库，宽长的码头便在他面前展开了。码头上只停泊着一艘轮船。叶华山的眼睛突然一亮，这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艘巨轮，足有六七层楼那么高，凭着它的外表，就能肯定这条船一切都将是现代化的。他兴冲冲地登上了甲板，把来意说明后，就随着值班水手，连登三层甲板，才来到了值班驾驶员房间门口。他把派令递给了对方，这才暂时按下兴奋的心情，带着欣赏的目光迅速地朝四周扫视了一圈。

值班驾驶员接过派令，想吩咐什么，突然又把派令摊开，然后交还给叶华山，冷冷地说道：

“同志，你上错了船。我们不是‘勤俭’号。”

叶华山怔住了，想起刚才自己兴冲冲跳上船来的时候，确实忘了看船名。类似这样的事，他有过多少次教训，于是急切地问道：

“那么‘勤俭’号靠在哪儿呢？”

值班驾驶员指了指窗外，然而叶华山却一无所见。对方望着叶华山诧异的神色，补充了一句：“‘勤俭’号靠在我们外档，你下去就看到了。”

叶华山在下楼途中，从背后传来了嗤笑声：

“冒失鬼!”

叶华山愉快的情绪受到了打击。然而万万料不到的事还在后头呢。他走上主甲板，向外一看，仿佛被人当头打了一棒，脑子一阵昏晕，手中的吉他失手落到甲板上，发出了清脆的叮咚声。他强制住自己，再次望了下船名牌。没有错，嵌在驾驶台外面的那块只及大船主甲板高的船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勤俭”两个字。要想看清“勤俭”号的全貌，只要把头伸出船舷，向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它靠在大船旁边，相形之下，显得多么渺小和可怜。叶华山好容易弯下身去，拾起了吉他，走到了软梯边。

现在，他已经回想不起怎样从这根垂在大船舷外的软梯上爬下“勤俭”号甲板的，更回想不起自己是在众目的护送下被带进这个房舱里来的。因为直到现在，他还被那阵突然袭来的昏晕，弄得失去了分辨事物的能力。直到同房的一个小伙子提醒他：“喂，同志，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这才慢慢清醒了一些。他开始观察这个房舱：这个小小的房间，安着三个铺位，那块活动桌板看来还是新装上去的。他带来的旅行袋往中间一搁，就堵塞了房里的通道。叶华山就象置身在儿童商店的橱窗里；周身感到不自在，好象四面有什么东西在向他压拢来，脸上渐渐露出了怒容。他突然联想起前天在人事部门办理上船手续时，人事科长向他说的话：“华山同志，上‘勤俭’号去锻炼锻炼吧，它是我们局里的先进船。”现在他象受了骗似的在心里忿忿地骂着：说得好听，锻炼锻炼！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叶华山放在眼里，存心想叫我吃点苦头！先

进船！这里哪有一点先进船的样子，哪有一点先进船的空气！……这时他突然意識到对面那个小伙子始終盯視着他，当他接触到对方那不怀好意的目光时，就象找到了发泄憤怒的对象，气冲冲地說道：

“我要找船长去，問問他，这样的房間难道是給男子汉設計的嗎？”

那个名叫費阿章的小伙子，困惑地搔了下头，随即从他眼中，从他矮敦敦圓滾滾的身上流露出一股厌恶的情緒。他毫不掩飾内心对叶华山的蔑視。久久地斜視着对方，固执地想看透局里送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新伙伴。

今天，叶华山是这样打扮的：每一根头发都梳理得油光閃亮，上身穿着一件連胆小些的姑娘也不敢穿的大花衬衫，褲子呢，那特別短小的褲襠，看上去就叫人担心，它吊在半腰，显得随时会掉下来的样子。褲脚管的尺寸呢，就跟穿的袜子那样縛在小腿上。这么一身服装，配着黑黑的脸膛，两道粗粗的浓眉，那个微扁的鼻子和那两片特別厚的嘴唇，这一切終於在費阿章的心里形成了这样的結論：“阿飞！来了个丑阿飞！”

叶华山早就被費阿章那不友好的目光触怒了。虽然他第一天踩上甲板，来到这个全是生疏的地方，可是却仿佛天生不存在絲毫的怯生病。他是这样一个年輕人：三年前，十六岁那年，他就离开了父母，一个人飘洋过海，回到了对他說来还全是陌生的祖国。有着这种决心和勇气的人，有什么能引起他的惧怕呢？难道他会在費阿章的目光下退却嗎？不！相反，这种充滿敌意的目光激起了那股自小就潜伏在他身上的蛮性子。他以挑衅的語气說道：

“怎么，还没有看够吗。我叫叶华山，我要见船长！”

他遇上的对手偏偏也是个憋性子，倔强汉，也是个决不在强者面前退却的人：

“见船长，哼！你还没有这种资格！”

两个倔强的年轻人，初次见面就互不相让，摆出了好斗的架势。这时，靠近叶华山身边的下铺床帘，突然被一只布满粗筋、老茧的手拉开了。费阿章连忙歉意地喊了一声：“天威师傅！”因为他发现当夜班的郑天威老师傅被吵醒了。

叶华山听到响动，侧身朝下一看，这是一个标准的老海员的脸相：深深的几条舒展的皱纹，看上去好象在跳动，活现出他那久经波涛的生涯，又给人带来一种乐观、开朗的感觉。他那紧抿着的微微上翘的嘴唇，又使人感到是个异常执拗的老人。他的眼睛，即使刚从睡梦中醒来，也显露出那深邃的、炯炯发光的神采。这样的眼睛，朝你望一眼，就会使你产生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希望他立刻开口讲话。

显然，郑天威老师傅已经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从床帘的缝隙中看清了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他开口了。声音虽然放得很低，却反而显得格外洪亮，就象从大瓷缸里发出来的那样具有吸引力：

“新上船的水手吗？你的问题，找船长是没有用的。只有设计这条船的资本家才能回答你。可是，这条船已经下水四十三年啦。这些资本家早就进地狱罗。”

费阿章怎么也强忍不住，爆发了一阵大笑。偶而聚集在门外的几个水手也应声大笑起来。可是，郑天威老师傅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神色格外严肃，好象从他的话里根本找不

出一点笑料。他望着叶华山那副大模大样的姿态，明知这个年轻人得好好让海水冲洗冲洗，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水手，可是心里却充满了快活和莫大的慰借。他从叶华山身上猛地想起了几十年前自己第一次踩上甲板的情景。那时，他在甲板上走一步路都显得有点战战兢兢的样子，见到水手长就会变得手忙脚乱起来。可是现在这个年轻人，一上船就大喊着要找船长去。好大的口气！多么幸运的年轻人呵！为了使你们这样一走上生活，就能跨出主人翁的步伐，我们老一辈付出了多少代价呵……

然而叶华山根本无心理会天威师傅的话和那深沉的目光。他只觉得自己好象站在钉满钉子的板上，内心展开了急剧的斗争：走吧！站着干吗，还犹疑什么呢？赶快离开这里吧！他咬咬牙，最后下定了决心。走！他决不向不如意的环境妥协。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他已经奋斗了两次，他完全有勇气再奋斗下去。他弯下腰去，背起旅行袋，夹着吉他，气鼓鼓地迈步向外走去。

在这一刹那间，天威师傅的神态完全变了。他声色俱厉地往房中心一站，堵住了叶华山的去路，怒喝道：“怎么，这里就搁不下你啦！难道我们都不是一条条大汉吗？小阿弟，主人可不是好当的！大话不是好说的。你敢当着大家的面看不起‘勤俭’号，我郑天威决不放过你！”天威师傅上前一步，趁着这股威势，夺下了叶华山肩上的行李，打开旅行袋，抽出了床下的抽屜，看也不看他一眼，便把旅行袋里的衣物往抽屜里塞去。同时高声吩咐费阿章，“阿章，拿只大洋钉去，把它钉在门边上，把那只洋琴给他挂好。”费阿章走后，他才偷偷地膘了一眼

呆若木鸡的叶华山，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小阿弟，算你走运，我郑天威收下了你这个辈徒弟！”

看来，天威师傅的这股威势，确实起到了暂时镇定叶华山情绪的效果。叶华山惊恐地睁着两眼，呆呆地望着天威师傅，哆嗦着嘴唇，始终说不出一句反抗的话来。在生活中，他还从未遇见过这样威严而又使人不敢抗拒的老师傅。他在心里惊呼着：这是“勤俭”号上的什么人！……

二

叶华山登船的消息从费阿章的口中飞快地传开了。当然，这全是叶华山的那身衣着和那副与众不同的神态起的作用。特别是这些年轻人，都想看看这个新伙伴的模样。因此，这条狭窄的走廊一会儿就被堵塞了。

水手长陈飞鹏按照船长的指示，为了迎接“勤俭”号试航新港口的任务，正带领着一部分水手对甲板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得知叶华山上船的消息以后，也急匆匆地赶来了。他怕把油污沾到别人身上，小心地一边闪着身子，一边朝他们打着招呼：“同志们，怎么都不开口啊，应该欢迎新来的同志呀！”

水手们都不开口。他们着眼睛代替着语言，仿佛在说：“水手长同志，对这样的新伙伴，我们不能表示欢迎。”

水手长陈飞鹏对这个新来的水手是有思想准备的。人事部门曾经向船上介绍过他的情况。走进房时，陈飞鹏虽然发觉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新伙伴，比他设想的要外露得多，但他仍

然熱情地握住了對方的手，真誠地說道：

“葉華山同志，沒有料到你來得這麼早，我在大艙里洗刷污水溝，所以來晚了。好在床鋪早就給你安排好了，你自己整理一下吧。”

葉華山睜着驚訝的眼睛，張着兩片厚厚的嘴唇，半晌說不出話來。因為站在他面前的水手長——他的直接領導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竟是如此年輕，看上去頂多只有二十六七歲。臉型很端正，並無特別引人之處。使葉華山感到格外突然的是對方的話和態度。因為近兩年來，他在那些年紀相仿或者比他稍大幾歲的青年人中間，已經聽慣了辛辣的批評和冷嘲熱諷的語言；看慣了象費阿章剛才那样的目光，而他也習慣了用敵對的目光來回敬他們。現在，水手長陳飛鵬那番既熱情又謙虛的話，不但引起他的驚訝，甚至使他產生了警戒：這是怎麼回事？剛才那個老头來勢汹汹，叫你無法招架，現在這個水手長卻來軟的啦！他想從陳飛鵬的臉上找出使他產生警戒的根據來。沒有，從對方親切的微笑中，看不到半點做作。好些青年人都憑葉華山的外表斷言他是個不用腦子的人，現在事實證明，他恰恰是個很會用腦子的人。更有着過人的敏感。經過他仔細的觀察，他的直接領導人——水手長陳飛鵬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壞印象。

這時陳飛鵬挽起葉華山的手說道：“走，華山同志，先熟悉一下輪船去。”

“勤儉”號正在進行卸貨，把貨物駁給旁邊的大船。登上甲板，葉華山發覺幾噸貨物的起落，一艘大船駛過後激起的波浪，都使“勤儉”號左右擺動起來。在這裡，走一步路，轉一個

身，抬一下头，都要受到空间的限制。对船的印象，叶华山是以回国时乘坐的那艘荷兰船为依据的。那是条相当华丽的客船。如今，他却站在这样的船上，他禁不住又公开吐露不满了：

“这么一条又旧又小的船也能出海吗？”

叶华山的话好象刺痛了陈飞鹏，他蹙起眉心，马上回答道：“那些小帆船都能出海，我们为什么不能出海？在他们眼里，‘勤俭’号可不小啊。”陈飞鹏望了一眼从江心驶过的一艘巨轮，突然以自豪的语气说道：“当然，比起大船来，我们显得小了些。那有什么关系，小船照样能够作出大贡献。华山同志，要记住，我们‘勤俭’号是局里的先进船！”

望着陈飞鹏那副认真的神态，叶华山在心里感慨地想着：这样的老船，还亏得他夸耀呢！真是没有见过大世面，怪不得他们把早该报废的船当作宝贝看待。

他们两人在思想感情上的差距是如此巨大，每到一处，陈飞鹏总是充满感情地向对方介绍着周围的一切，甚至连一个小小的铁环也不放过，向叶华山详细解说，船员们是如何利用船上自制的土电焊机把它焊上舷墙的，从而节约了一次电焊船的往返。可以看出，水手长陈飞鹏是那么固执，又是那么自信，他对每一个新上船的伙伴，都迫切地想促使他们马上爱上这条船，看到他们拿出全部感情来，象他那样深深地爱护和打扮这条船。

巡视一周以后，叶华山发觉水手们的毅力是这样坚决和巨大。尽管他对水手这一门还是个全外行，但由于这条船格外陈旧，使他到处都能看到它那过分衰老的迹象，同时他又看

到水手們如何在通过頑强的劳动来阻止和推迟它的衰老。在返回房艙的途中，陈飞鵬說道：

“叶华山同志，你一定会喜欢这条船的。多少人为它出过汗，熬过夜呵！三年前，它就到了当废鉄拆掉的期限了。是工程师和船厂工人，还有我們水手們一起想出了办法，給它加固了强度，延长了寿命。三年，它为国家創造的财富，可以建造一艘全新的船！”

只有一千八百吨載重量的“勤俭”号，傍晚时分就卸完貨出航了。裝飾节日的灯光使船員們不忍离去，三五成群地站在甲板上向两岸眺望。这样美丽的夜景，水手們不是年年都能见到的。叶华山站在船尾甲板上。随着輪船曲折前进，黄浦江两岸的景象，时刻在他眼中发生着奇异的变化。他突然发觉，他虽然在这个聞名的城市里住了不少时日，却直到现在才仿佛看清了它的整个面貌。一种对陆地的惜別之情猛然涌了上来。昨天，在这同一个时刻里，他还在岸上行走，现在他却随船远航了。旧的，对他說来虽然不够理想的生活，开始向它告別了。土地，二十年来，他日夜踩着的土地，也开始向它告別了。前面，迎接他的将是大海。这种全新的完全生疏的海上生活，为什么在他踏上甲板的时候就失去了誘惑力呢？他禁不住喃喃自语：为什么理想总是这样的美妙，而现实却每次都使人失望呢？……他望着漸漸远去的城市的影子，感到一陣悵惘。

船駛出吳淞口，叶华山才回到房里。他发觉費阿章在他进房时竟故意翻了个身，把背朝着他。叶华山狠狠地朝他瞪了一眼，爬到上鋪躺了下来。睡在下鋪的郑天威老师傅早已

入了梦乡，发出均匀的鼾声。他却翻来复去的不能入眠。由于水手长陈飞鵬对船的那种深厚的感情，跟他的思想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白天巡視全船的印象就变得格外深刻。陈飞鵬給他介紹时候那副激动的脸容，每逢发现什么地方新沾上了一小点污垢，便連忙用棉紗輕輕抹去的細小动作，现在一幕幕地在他的脑中重现。他难以理解，这样一条又小又旧的船有什么地方值得陈飞鵬如此喜爱呢！而对方还处处流露出要别人也喜爱它的念头。他在心里悄悄下着断語，要爱上这么一条老船是不可能的，何况同房間还睡着这么两个人！白天，天威师傅那陣突然爆发的威严在他心里还留下了余威。跟这样的老师傅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受得了呢！再說，还有这个望一眼就叫人恼火的費阿章。他不禁睁开眼睛瞅了一下对面的床鋪。他发现費阿章这时恰巧也在偷偷地瞧着他。两人的目光突然碰到了一起，他們就象赌气似的，同时朝相反的方向翻了个身。叶华山气鼓鼓地想着：象費阿章这样的人，过去也曾遇到过几个。在岸上，可以各走各的，不去理睬他，可是在船上，不管你愿不愿意，二十四小时都得耽在一起，睡在一个房間里，想着不同的心事，做着不同的梦。至于其他的伙伴們，他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小小的房間，紧挨在一起的床鋪，即使是个极輕微的动作，互相也会感觉得到。叶华山发觉費阿章跟他一样患了不眠症，翻来复去地在想着什么心事。当然，費阿章的心事他是无从了解的。这个漁民的儿子，这个在十岁的幼齡就敢从漁霸手中夺回魚簍的青年人，要比叶华山想的多得多。他那純朴的脸，就象是一面思想的折光鏡，喜怒哀乐都会点滴不漏地立